

宋景

遭難前後

文藝復興叢書第一輯

上海出版公司

文藝復興叢書第一輯

遭 難 前 後

景 宋

上海出版公司

• 版 權 所 有 •  
• 不 准 翻 印 •

文藝復興叢書第一輯

遭 難 前 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再版)

著 者

景

宋

發 行 所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圓明園路一四九號

定 價

國幣

元

## 序

景宋先生於『十二、八』日軍發動太平洋大戰後數日，即遭難厄，爲上海日本憲兵所逮捕，被拘禁於虹口德隣公寓中匝月，受盡了人世間的痛苦，上了好幾次的電刑，受了好幾次的敲問，但她以超人的力量，忍受了這一切，始終不肯說出一句話來。勝利後，她記述身歷目見的事，寫爲『遭難前後』一書，連續刊載於『民主』上。許多朋友和我讀了這書，都且感且泣。她是以她自己的生命來保障無數朋友們和同道者們的生命與安全的！當她被捕的消息傳出來後，許多朋友都隱藏起來，我也在當天便離開了家，直到勝利後方才回來。有許多因事業關係，不能夠躲避開去的朋友們，便終日愁苦着，彷彿不久便會

有什麼大禍臨頭似的。直到景宋先生被釋回家之後，他們方才放下了心。然而景宋先生却着人叮囑許多朋友，不要到她家裏去，怕還有暗探們跟隨着。那時，我曾在街上會到她一次，頭髮全白了，步履很艱難。我們只點個頭，不敢說什麼話。我看她頓時老了十年的樣子，心裏難過極了！然而，見了面，却只點點頭，便走開了。這是怎樣酸辛淒楚的情況呢！聽說，她天天在打針，過了半年之後，方才漸漸的好起來。在悠久的四年中，有好些朋友被捕了去，也都吃了不少苦，而她却是吃苦最甚的一位。她以超人的力量，偉大的犧牲的精神，拚着一已的生命，來衛護着無數的朋友們的。這是一位先驅者的大無畏的表現！這是中華兒女們的最聖潔的精神的實型！她在抗戰初期的時後，曾盡了說不盡的力量，加入了好些重要的團體，其中之一是復社，還有一個是上海人民團體的聯合的救亡組織。這些組織的份子，人數很多，全靠了她的勇氣和犧牲，得以保全着。這固不僅我個人感激她而已！當然，我是最感激她的一人。我的得以安全的隱藏着，躲過了這悠久的四年，可以說完全是食她之賜！然而，她始終不肯說出她怎樣的受難的情形。有人問她，她只是說，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我們讀了這一本書，方明白她是那樣勇敢的接受着敵人們所給予的痛苦和試鍊。這是中華兒女們最好的一個偉大的模範，值得給千百年後的人誦讀的。我們勸她出版一個單行本。景宋先生答應了，並囑我寫幾句話。最大的感激是不容易以言語說出來的。以上這幾句實在不能表達我要說的話的千一。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七日鄭振鐸序



(上)作者於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歡送上海人民代表赴京呼籲和平時在北站所攝。旁坐者為周建人先生。

(下)作者於三十一年出獄後所攝。



# 目次

1	人民立場的我	一
2	遭難的開始	五
3	被押解後	一〇
4	囚徒生活	一三
5	囚室一瞥	一七
6	難友	二二
7	四天	二八
8	凌辱的試鍊	三三
9	稍息	四六



21	無可補償的損失·····	一一二
20	在七十六號·····	一〇四
19	『我不知道』·····	九八
18	朝鮮姑娘·····	九二
17	又一次搬遷·····	八五
16	我的抗議·····	七九
15	新房子·····	七四
14	我的感想·····	七〇
13	撒謊·····	六六
12	一號囚室·····	五九
11	受刑之後·····	五六
10	再煉·····	五二

# 1 人民立場的我

我是一個極尋常，毫不足道，碌碌無能的一個中國女公民，這是我自己知道。不但如此，連朋友也以此默許我的。當中國軍隊退出上海，許許多多中國士兵被驅趕到租界裏來的時候，就在霞飛路杜美路的一角，後來是叫作藍維納公園的所在，那時是被稱爲『民生簡便食堂』的，烟肉高高的經常張開口噴着濃霧，想以人間的一角生活，寫在素潔如雪的天幕上，報道這裡也有在爲貧苦無力享受豪華的餐席的，爲這批可憐的人們服務者。但就因爲祇有爲可憐的人們服務的地方，纔肯收容那被政府力量所不及保護的兵士，雖然包圍着這兵士四周的還有千千萬萬的自國人民，連我也在其內。

鐵絲網障隔着兵士與人民的會晤，大家走過，都不期抱着焦燥，難堪與無可奈何的心境。鐵絲網的嚴重性一天天在增加，包圍了手無寸鐵的兵士之外，又在包圍着手無寸鐵的人民，大家一致承認：是在大的集中營裏生活着。有些人在計劃脫逃，走入更自由的天地去，有些人即不能脫逃，也計劃用甚麼方法就近掩藏一下，『狡兔三窟』當心點總比較是好的。在這種不安定的情緒之下，朋友相見，交換意見之後，總是說：『你可以不走，因為你向來就沒有做甚麼事，而且日本人對魯迅先生也很尊重，絕不會對你怎樣的。』這朋友的說法一點不錯，我自己細加檢討，的確也沒有担任過什麼，整天在家裏着忙，無非是日常生活的布置，並沒有什麼值得提上口頭的，值得令人滿意，可以因而驕傲的工作過。我有什麼可怕的呢？爲了體質當時並不算強壯的孩子，我不敢帶着他奔波遙遠的路程，有時甚致要步行或淪落的旅途，除了準備把生命交出，像棄掉廢紙一樣的毫不吝嗇，否則能維持一天苟安的生活，我總想等孩子身體稍好，經得起流浪再行出門。然而第二個問題又來了，我這一個家，這毫沒有貴重物品的家，在有些人眼裏是看不起的。但也

更有些人，用精神在感召我，如同我自己一樣，希望把這個家，不，這一草一木，一棹一椅，一書一物，凡是魯迅先生留下來的，都好好地保存起來，這不是私產，這是所有全國人民，凡是要了解這一時代文化，這一位作家的生活的人，祇要不是有意歪曲，像發了怔忡病的迫害狂者，見了影子也以為是鬼魅的東西，我們都願意除此之外，外體會到應該有保存藏書的義務。雖則這藏書是如此貧乏，不足稱道，但就是這貧瘠的土地，也會經開出美麗的花朵和生出供給生命的米糧，這如何能自私？所以我在這種精神感召的情況之下，毅然不敢自餒，負起看守的責任。當然請別人看守也許有可能的，但是倘使連我也不能看守的時候而要求別人，爲了看守這些逝去的遺留，而把活着的生命葬送，是沒有理由的，因此我不敢在任何危難的時候交託任何人。以人民立場的我，始終沒有離開上海一步，也就爲此。八週年了，一天天推着，活着，死一樣的活着，復蘇一樣的活着，艱苦的活着。可以說是生活過來了嗎？我不知道。因此我還是想就我所知道的一部分寫出來，爲我的生活，以前的，和以後的作一個段落。有一位女友，在經過一年多獄中生活之後，每見人就不自覺

流露出：「我們在那里是如何如何的」一些話，引到聽的人覺得太麻煩了。其實在講的人並不自覺的，因為生活的對比太強烈了，好比在盛夏紅日之後走到陰處，長久也會覺得烈日的可怕一樣，自然不知不覺會有深刻的印象。我之所以把經過略寫一二，也不過是把從太陽下毒晒過了的傷痛，稍稍寫出就是了。

## 2 遭難的開始

上面所說的中國軍隊撤入租界，那時是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即八一三後三個月，我決定暫不離開上海。然而絕非至死不變的執着的意思，似乎記得古列女貞順傳裏有過一個故事，說是楚昭貞姜因為守義，江水來了不肯走，直至大水浸入，人家屢屢勸她離去，却是不聽，終於為守義而淹死了。我不配做烈女，也無意於被錄入，我的意思是守着我的崗位，盡我最大的努力做去，待到真至無可守，無法守時，我也祇能撤退，這時任什麼也管不到的了，所以且守且退，到非走不可的時候，我祇得走。以人殉物，有時是不必要的，我以為是。因此在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向英美不宜而戰，造成倫敦襲珍珠

滬事件的第二天，日軍開進到上海租界裏來了，朋友們又在竊竊私議，誰應該撤退或不需要撤退，交換意見的結論還是老樣：『你可以不走，因為你向來就沒有做什麼事，而且日本人對魯迅先生也很尊重，絕不會對你怎樣的。』我自己重加檢討，的確還是沒有担任過什麼，我也許不必走的。但爲了萬一的準備，寧可信其有。雖然在十二月十一日那一天，上海各報紙都詳細記載日方負責人表示：這次是向英美作戰，對中國人是優待的，就是抗日份子也予以寬容云云。而路口耳相傳，也的確見到有英美人坐在人力車上經過蘇州河橋上時，被日軍拖下來，叫中國車夫坐在車子上讓英美人拉着走的事發生。然而還是當心些比較好的，因此我把朋友們的通信處等東西寄放到別人處了，以爲倘有意外，首先免掉牽連，這是唯一的小心方法了。

果不其然，在意外的一天，就是日軍開進租界之後的一星期，十二月十五日清晨五時，天還是烏黑，忽然聽到弄堂前面有二三十人的脚步聲和人聲，由遠而近，轉瞬聽到後弄堂在拍門，來不及細加辨別，接着樓上臥室門口有人在嘖嘖地拍門了。我急忙開燈起

牀，門開了，進來了十多個便裝的人，內中有一個小個子，戴眼鏡的，開口用中國話問我：「你姓什麼？」「姓許。」「叫什麼名字？」我一想租屋時用的戶名是逸塵二字，就說：「逸塵。」「還有什麼名字？」「廣平。」「另外還有沒有？」我想，不必遮瞞的，馬上回答：「景宋。」「還有沒有？」「沒有了。」這是我的答復，不大靠得住的，因為後來我慢慢預感到寒冷的到來，在身上加了好幾個不被人注意的遮蓋名字。但是何必向這些喫人的動物添些材料呢？我從這時起得機會就撒謊。那眼鏡真以為沒有其他名字而滿足，說一聲：「對了。」於是開始在房間裏搜索。

目標是一隻三尺多高的書櫃，有些隨手翻看的新出書及朋友譯著的親自題字的書籍，另外有魯迅三十年集一部，和魯迅先生親筆寫的日記一包，那是從民國元年至十四年的。這一包日記本來存在保險箱內，不致遭殃的。就因為有北方朋友實因世變不測，恐祇留一份在我處不大妥當，希望陸續出版起來，以便流傳，而資永久。這意思是好的，我接受之後，得暇抄錄，陸續寄出副本，計已抄至第三年了，預備還待抄下去，所以放在身邊，



而誰料到在身邊就是遭殃之所呢？當眼鏡把這包日記拿出來預備帶走的時候，我曾經沉痛地要求：『這不是我寫的東西，是魯迅先生的日記，請留下給小孩子作紀念他爸爸的。』而眼鏡却說：『不要緊，看過會還給你的。』於是和其他書籍一同被搜去了，還有十多個圖章在內，打作兩個包裹，大大的。

在十多個便衣人裏面，據我猜測，其中一半左右是陪客。就是還有若干屬於舊法租界巡捕房直轄人員，他們應景的來了，坐在一邊打瞌睡，不聞不問。只有眼鏡率領的三幾個人，在起勁，一隻隻抽斗都拉開過細搜尋。隨後有人叫我穿起大衣來，我明白是要被帶走了，心中死一樣的沈寂，僅有簡單的一個念頭，就是：『大不了一死。』因此倒反覺得若無其事似地了。從此我被監視着，一舉一動都有一對對眼睛在搜索，我走到外間盥洗室，他們也尾隨在後。到了天放亮了，大約有七點鐘，應該搜的抽斗也都搜過了，拿去了海嬰的集郵票簿子和幾冊上海婦女等，於是開始叫我走。我覷尋機會，等到他們一大部分人走了之後，我趕快拿一瓶醫氣喘的藥，走到躺在眠床上的海嬰那裏，告訴他病了的時候